

【浮生】

香甜的姐姐

□刘巨成

昨天晚上,与姐姐通话一个半小时。挂断电话前,我说,姐姐我想你了,我去看你吧。姐姐犹豫了一下,迟疑地说,别来了,这么远的路,怪辛苦的。姐姐语速缓慢,语气柔和,她在考虑怎样说才不会伤了我的心。我知道这话出自她的真心,但也只是她心里话的一半,还有一半没有讲。

夜里,我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,往日与姐姐有关的记忆一一涌上心头。

有一段时间,汽车的尾气是香的。我很喜欢闻。你可能很诧异:没搞错吧?尾气香?这怎么可能呢?

没错,是真的。小时候,汽车很稀罕,一旦有汽车经过村子,孩子们都喜欢追着看。车轮碾压土路扬起一团灰尘,夹杂着浓重的尾气,有一股特殊的香味。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香味,而且这记忆中的香味与姐姐有关,于是它更加特殊,记忆更加深刻。

姐姐谈了一年的男友退伍了,在镇上一家工厂做司机,他就是开了一辆吐着香气的汽车来我家的。汽车停在大门外的空地上,蓝色的漆面崭新,发着亮光。我兴奋地跑过去,坐进宽敞的驾驶室,握着方向盘,昂首挺胸,模仿驾驶员的样子,接受着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。

两年后,姐姐被这辆车接走了,连同装不满车斗的嫁妆。送亲的人们在大路边止住脚步,目送汽车缓缓前行,驶向村口。我独自一个人追着车跑。姐姐从车窗里伸出头,探出半个身子,向我摆手。我看到她头上戴着红丝绒的双喜字,穿着大红色的上衣,满眼泪水。我停下脚步,站在路中央,目送远去的车影。我的眼泪流了出来,模糊了视线。汽车尾气特有的香味儿又钻进我的鼻腔,它太浓太浓,浓得让我记了一辈子。

姐姐大我12岁,在我的童年记忆中,她是仅次于妈妈的第二个女人。我出生后身体孱弱,患了一种慢性病,连吃奶水都很难,不知是疼是饿还是什么缘故,经常哭闹大半夜,直到哭得没了气力。姐姐陪在一旁掉泪,小声地问:妈妈,弟弟不会死吧?

后来姐姐辍学了,为了我。她本来学习很好的,还跳过一级,老师觉得辍学可惜,专门到家里来了解情况,做父母的工作。妈妈白天要去做工挣工分,家里孩子多,没办法只能将我交给姐姐。一个半大孩子独自抱着一个患病的幼儿,束手无策,她既心疼又惴惴不安,生怕我有个意外。我长大成人后,姐姐对我说:弟弟呀,没想到你能长成这个样子,那段时间我一直担心,没少流眼泪。

是的,我活了下来,慢慢成长。五六岁开始,我还能尽一份力,帮家里做事情了,做得最多的就是给我家养的猪割猪草。老屋西墙外用土坯围了一个猪圈,每年春天买一头小猪回来,养到春节卖掉,卖猪的钱是一家人半年的开销,我们春节穿的新衣、家里添置东西都靠它。割猪草我能做,我也愿意做,几乎天天去割。家家都养猪,户户割猪草,离村子近的地方猪草就越来越少了。那次,我和两

个小伙伴去一处从未到过的地方,那里与邻村接壤,找到了许多鲜嫩浓密的野菜嫩草。我兴奋地割了满满一背筐,心想这一来够小猪痛快地吃两天了,家人也该夸奖我了。可是这份喜悦持续了没多久,就被沉重的背筐压没了。小伙伴们走在前面,离我越来越远,只剩下我一个人,弓着身、背着筐,先是走二十步一停,歇一歇,再是走十几步一歇,最后一次只能走几步了。我看着村庄的方向叹气、发愁。太阳落山了,天边飘着一抹红色的云彩,恋恋不舍地和我告别。路上一个人也没有,没有人能帮忙,也找不到人回家帮我传信。忽然,前方的暮色中,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,是姐姐。她接过背筐,背在自己肩上,一手拉着我,我们一起向家的方向走去。姐姐的手那么有力。

男孩子们的游戏少半靠智力,多半是靠体力,靠蛮力或巧力。爬树、赛跑、占窝、逗拐、投掷、举砖头、掰手腕……比的是谁的头脑反应快,看谁的胳膊粗、力气大,看谁的腿脚利落。体弱的我在这些游戏中常常是输的一方,甚至还有的孩子故意欺负我。我心有不甘,含着泪默默地回家。姐姐看着垂头丧气的我,明白我的状况,体谅我的心情,她轻轻地拉过我,将我拥在怀中。姐姐的怀抱暖暖的,温柔而有力量。我的委屈顿时消失了。

从城里来的知青是村小学的老师,是姐姐的朋友。我7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她来到我家,问我的年龄,说该上学了。于是,那年初秋,姐姐送我去学校。我心怀忐忑,不知道能否适应新的环境,到了学校门口,我还拉着姐姐的手,不愿松开。姐姐剥开一颗水果糖塞进我的嘴里,说:别怕,放学我来接你。那颗糖是菠萝味儿的,真甜啊。

那些年,村民们骑的自行车都是自己买零件、自己组装,钢管焊的车架粗大笨重,甚至连刹车闸都没有,人们习惯称它为铁驴子。对于孩子们来说,学骑自行车的难度不亚于今天学开汽车,要摔倒很多次,胳膊、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,流血掉皮也是难免的。可是我不怕,我要早点学会,我要自己骑车去找姐姐。姐姐家和我们村隔着三个村子,十几里路,但路不好走,中间还要过两条河,有一座桥没有栏杆,走在上面提心吊胆的,曾有人掉下河去。两年后,我骑车的技术足够好了,爸爸妈妈终于同意我独自外出去了。

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,当我出现在姐姐家门口时,她向我身后看了看,没有人,又惊又喜:你一个人骑车来的?随后,又不无关切地说,以后还是和爸爸一起来吧。我自豪地说,姐姐,我能行,我长大了。

那天午饭,姐姐炒了一碗鸡蛋,摆在靠近我的桌上,还不停地夹到我的碗里,她自己几乎没有吃。炒鸡蛋拌着许多葱花,真香!它是那个时代的美食,也是我记忆中的美食。

几十年过去了,这些与姐姐有关的记忆依然清晰,依然那么温馨甜蜜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、济宁散文学会会员,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民警)



【读心】

花语三章

□朱瑞玲

之一:草·花

或许在我内心深处,曾经有这样一本书,它像一滴水折射了我心中的太阳。那个清凉的午后,淡淡的阳光洒在身上,窝在藤椅里慵懒地读完了汪老先生的《人间草木》,在他写景怀旧的文字里缓缓行走,如同岁月在手心里轻轻滑过,暖暖的;在他如话家常的语气中,感受到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,弥漫着诗情画意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汪老的文字向来是淡淡的,谈到如空气一般在你身边让你浑然不知,可是也淡到让你不能轻易失去。就是这样悠闲地记录着生活中的一切,用一颗平淡宁静的心去体味生活的妙,书写着平凡生活的动人之处。“平淡而又有真味,闲适又轻松自在”,他这是把自己的一生过得像一首诗呢!

宁静与平常心,足使万物回春。
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。

之二:繁·花

或许应在文字里慢慢地游走,或吟咏抒怀,或咀嚼赏鉴。与经典对话,与大师交流,倾听诗人、文人的至真性情,感应才子、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,执迷不悔的凛然,心照不宣的释然,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……

古人云:腹有诗书气自华。不必说诗词大会上选手们绽放出的独特气质,单是哲学博士陈果的妙语“我自风情万种,与世无争”就足以令人参透,只有饱读诗书才会芳华再现!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读书也会遇见更美的自己!

钟情于书卷,陶醉于书香。文学

的汁液会浸润人生,濡染身心,修养人格,滋养情怀,增加生命的厚度。

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”品文字之美,享读书之乐,方有学者的风范、精湛的教艺、哲学的头脑、多彩的人生!与书为友,天长日久。

之三:香·花

或许从容自若,潜心阅读定会“妙手偶得”诗作。

或许这才是我希冀获得的诗心,从梦中的花畠走出。情不知何起,一往而深……

夜微凉。
轻挽起发梢,
缓步,
沿
谧的路。
路微睡。
稀疏的三两人,
低语,
擦肩而过,
复,
安安静静。
暖色的灯光下,
留那几棵,
古老的槐树。
树微香。
仰望之际,
突迎槐米花儿滑落,
藏匿于发髻,
淡淡的清香,
也袭人。
人微醺。
不想什么,
只有,
浅浅的,
微笑。
如此,
微妙。

被母亲“清零”

□周洪华

母亲日渐衰老,耳朵聋了,思维也明显“糊涂”和健忘,大多数时间都躺在炕上。

我回家探望,母亲勉强用胳膊支起身子,眼睛茫然地盯着我。我赶紧扶住她,说:“娘,我看您来了。”母亲突然笑了一下,说:“是根收来了啊,你爷还好吗?”我愕然,意识到母亲把我当成舅舅家的大表哥了。我赶紧摆手,大声说:“娘,是我,老二。”然而母亲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,过了一会儿,大概看懂了我的手势,说:“不是根收啊,是秋收(舅舅家的二表哥)吧?”

我心中蓦地涌起一股酸楚,母亲竟然不认得我了。

我一边在她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,一边着急地打手势,可是母亲在说出其他几个人的名字又都被我否定后,眼神突然黯淡下去,嘀咕了一声“你是谁啊?俺看不出你是谁”,就重新躺下了。

听到母亲的话语,我明显感觉自己被母亲遗忘——“清零”了。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,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

八十多岁的母亲明显衰老了,行动蹒跚磕绊,再也看不到她昔日步履轻捷、忙里忙外的身影。母亲是十分勤劳的。上世纪60年代,父亲外出闯荡,是母亲在家中照顾祖母和幼小的儿女们,度过了那段年月。后来,为了改变生活,过上好一点的日子,家中开始饲养猪、羊、家兔,每天在参加完

生产队的正常劳动后,疲惫的母亲还要淘猪食、割羊草、挖野菜……做其他人家没有的事务。为家中八九口人准备一日三餐更是母亲的专职。那时还没有机器磨坊,村中只有一个大石碾子,家家户户都要用石碾子碾小米、磨地瓜面,非常忙碌,往往要排队等候到深更半夜。母亲就是在月落日升间,推动笨重的石碾,为家人做着饭食。长期的生产劳作和繁重的家务载荷,压垮了母亲的身体,刚步入六十岁,她的腰已弯曲成了九十度。后来,我们兄弟姊妹多次劝父母,要么随我们来城里居住,要么停止劳作在村里颐养天年,然而,母亲依然没有停下劳作的脚步,和父亲一起开荒种地、养殖家畜、打理菜园,直至那年秋天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,记忆力严重衰退,行动迟滞,躺倒在了炕上。

有时回村,遇到和母亲同龄却身体硬朗、行走自如的老人,我就心生羡慕,多么希望母亲有健康的身体、清醒的晚年。一次和村里一位远房大哥说起这一想法,大哥说:“俺婶子都是年轻时累的,别人身体好是因为年轻时没有受过俺婶子那么多累啊!”

记得有一则公益广告,一个老人和孩子们在外吃饭,他悄悄地抓一把水饺往口袋里塞,说是带回去给儿子吃。老人同样患有阿尔茨海默病,但在他心中,儿子永远是他的最爱,即使已在“清零”儿子、面对面认不出自己孩子的时候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